

晦菴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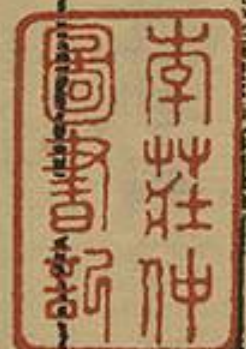
三十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楊元範 大瀟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啓發已多屬此數日  
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  
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身利貞文王本  
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  
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陰陽推  
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以一木言  
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熟  
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蓋無窮  
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  
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  
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  
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錄中有此  
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  
文義也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  
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亨如王用亨  
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行其  
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



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 友文

所喻為學利病至纖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己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

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為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



量過却日子也

答潘文叔

瞥然知見之說前書以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首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答潘文叔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殺之語侯先生文字踈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節却無病也

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間靜處見事精審無膠擾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大病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官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



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為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

答潘端叔

友端

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懇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答潘端叔



子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  
恠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  
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  
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  
不說到此地位也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  
脩得只集注婁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  
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  
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  
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  
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  
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  
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方可觀中  
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  
次第然渠輩又若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  
覺枉費工夫爾

答潘端叔

子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友端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二物曰心不違仁



者分而言之則心猶言仁之形仁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無時而或違然視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蓋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純乎天理己則仁也顏子必勉而中必思而得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心不違仁也然其用力也甚微而其所存者無息故聖人以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間者政在不違處以尚有些小思勉而已或謂不違則有時而或違不違者三月則違於三月之外非也其餘則日月至日至謂一日無間斷月至謂一月無間斷雖不若顏子之常存然亦必工夫純熟積累深久者始能至於此耳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了所謂仁之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看不容如此太急迫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竊謂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泳之中也身者理之所在也據於德則躬以踐之勢篤於行也心者身之主也依於仁則體切於仁全體此心也若夫游於藝則又所以防閑於



外而涵養於中耳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雕其如予何其竊謂聖人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豈若常人墮穫於患難畔天之命哉夫子之身相雕所能害也夫子之德相雕其如之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相雕不能害己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生解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未曉乞開誨

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爲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



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竊謂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  
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  
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  
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  
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  
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  
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  
託可以寄矣

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  
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矣其竊謂驕則挾爲己有專於夸己者也  
吝則固爲己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  
己而已但驕者驕於人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  
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不足觀者其餘  
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人之有善



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  
夫何有於己以爲己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  
一己之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是  
以其餘不足觀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  
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  
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所謂吝也惟深  
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害而  
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某竊謂三年

此章文義難通嘗意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志

九

卷之九

之間存察之功無斯須之忘也則工夫亦熟矣  
積累亦久矣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焉者難得  
也則以夫所學之差繆施工之斷續而然耳此  
章之意竊恐聖人欲使人知夫善非作輟之可  
成必積而後至蓋不惟可以徵學者玩善之病  
而又足以啓學者進善之心也

此章文義難通嘗意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志  
乃通耳考上下章意亦此類

子畏於匡

至

匡人其如予何某竊謂堯舜禹湯

武王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王非其



時而道傳之書者也孔子聖人之任在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故此章以斯文爲言而獨曰文王旣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矣顏淵喟然嘆曰至末由也已其竊謂自仰之彌高至忽焉在後此顏子贊歎道體之大也道無方也非力之所能中故雖仰之鑽之而益高堅也道無形也非見之所能及故雖瞻之而在前在後也蓋至理中著一物不得只仰之鑽之瞻之處便已非中矣恐須物格知至以上始能及

此而非學者知力之所能到也然在學者却當用力從事於致知主敬之功所以求止乎中也乃若知至格物則聽夫工夫之自至而非旦暮之可期也所以夫子循循善誘使學者循序以求而不使之躐等以進博文約禮乃實下手處張先生所謂集衆義於聞見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是也欲罷不能顏子無一息間斷而自不能已也旣竭吾才工夫深而力到也如有所立卓爾誠之形而行之著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雖見是而未能遂止乎是非顏子未止於中



蓋未能從容中道由中而行耳故曰末由也已  
未達一間者其在茲歟

抹處皆有病約禮當從侯先生說主敬二字亦該  
未盡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某竊謂顏閔  
冉雍稱其學宰我子貢稱其才顏閔四子非無  
才才不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  
不學學未至於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  
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  
止於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同學則無不同因

八 毋 卒 一 八 五 二 一

一 一

氏 九

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教者之事也因其才  
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曰  
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  
有以德行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  
同也蓋恐記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  
專以德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  
以實事驗之由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  
蓋亦如此不必過爲辭說曲加尊奉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某竊謂過其行猶



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  
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  
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來喻甚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止子張書諸紳某竊謂此章謂言忠  
信行篤敬存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  
爲物欲所昏而理之所在不能揜於省察之際  
矣夫然後可行也參前倚衡云者理之形非實  
有物也今以日用言之以存主爲本至事物之  
來知之所覺心之所慊乃力行之庶幾此意循

循而有進焉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  
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  
之說置之胷中則恐事物之來反成疑貳却反  
無下手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  
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  
前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某竊謂如之何猶言無可柰何也天下無不可  
爲之事聖人不曰如之何也學未至而歸咎於



質事不成而歸咎於命國不治而歸咎於時皆付之無可柰何者苟付之無可柰何則已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此章數說皆通未知何者的爲正意且存之可也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竊謂此所謂小人乃服役之人僮僕之類若泛言小人則不應謂之養耳女子小人近之則傷褻遠之則寡恩不孫與怨皆感之之道有未至耳其惟嚴於治己恕以待人則不遜與怨庶免乎

此章鄙意亦如此

答潘恭叔友恭

友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謂平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雖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

橫渠說性命於氣性命於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意性天德命天理天理云者亦曰德命於德



無非天理之當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於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於氣稟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即所謂性命於德惟聖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來吾身所具之理也可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揚氏體性之說如何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踐言踐約之踐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揚氏體性之說不可曉

太子蒯瞶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久奉

遺命而立郢郢以輒在爲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蒯瞶入是爲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恭竊詳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蒯瞶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瞶亦無復君衛之意及夫蒯瞶旣入良夫悝母相與劫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瞶



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瞶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

無父

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瞶未幾而復奔也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瞶無復君衛之意蒯瞶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瞶之來也蒯瞶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每本之三卷五十一

一五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元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恐是戰國風氣所致

并秋殺盡見則以春生為主而兼舉之也詩焉而已語意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當如此蓋有時而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試并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爲兩節據友恭所見只是一節據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順而言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爲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說程說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爲一說也看得程說分明則自見謝說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習而傳與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故程先生以爲內外表裏友恭謂盡己者自反而無慊於中故曰內以實者即此而施之於人故曰

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踐言爲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能之莫傷易否友恭謂說信處却不少包總只欠以踐言爲信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爲過

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忠信一理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反無慊即此而施之語皆失之更當別下語也踐言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前說看得文意平直而傷於草略後說子細而失之支蔓有回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閔子侍側

舊說闡闡和說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訓得之更宜詳味子樂但為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如云不害為自得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說也程氏所引傷勇亦非孟子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所云氣稟雖為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揚墨之說恐未然揚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為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夫三月又  
要其歸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不在  
子貢之下莫以其天資穎悟而言否程子所指  
意果如何

此等不須遙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答潘恭叔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  
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措亡陷溺之者氣  
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  
而氣偏則隔之耳兩端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

明善一書卷之三

六

下

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曰  
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  
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  
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  
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  
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措亡陷溺為言但德不  
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謂  
踐言踐約之踐反復紬繹極覺有味竊謂有是  
性則有是形色單舉形色則天性固在其中矣



故曰形色天性故孟子言聖人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夔厥子不愆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啓予足啓予手亦此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失踐也一息不存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比楊氏爲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盡其性則踐形而無愧又曰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如此發明故好但終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爲的也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言踐其實一也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慊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先生之意矣楊氏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踐形體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形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善但其間微有踈密妄意如此乞賜批誨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踐語亦未瑩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性然後可以踐形今日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瑩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蓋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爲忠循物



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己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  
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  
違則是所謂信耳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生曰侃侃剛直之貌二  
子剛直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攷之妄意冉有  
自謂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其不肯  
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請粟夫子與之釜請益  
與之庾不滿其意便往自與粟五秉至於子貢  
因叔孫武叔毀夫子便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子答問友曰不  
可即止毋自辱焉意者子貢平日多直己見因  
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剛直之象恐別有所據  
侃侃只是比之聞問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  
養未深厚處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爲未化亦不可謂  
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友恭竊  
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  
二子進工之久殆白變而未已者然尚當用力  
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曰苟  
鄉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  
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  
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  
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而不可以復立  
名於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  
復處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  
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  
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  
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  
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  
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  
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  
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  
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  
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口忽死之管仲不死  
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  
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



不能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  
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  
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  
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  
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  
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  
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  
乃善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  
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不死乃知前日之  
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而用  
之則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禮以不忠之比也故  
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  
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  
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直  
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  
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不死而曰豈若匹  
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  
一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  
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  
昨日讀此二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



兄子糾爲弔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  
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  
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  
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  
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殺  
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  
聖人當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  
所問而旁及其所成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  
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置其所處之義  
而以不可與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  
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  
明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  
時而不論而特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  
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未知其必然然以  
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  
非事讎可也

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不若來喻之詳  
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右  
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為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常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非為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

槃如來喻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為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恠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為說甚長回護實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論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為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功夫熹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大矣恭叔暇日能為成之亦一



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彊或當以漸成之耳

### 答潘恭叔

李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以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

苦譯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唯失却至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遠友皆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遽以困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遂養少省察之實也

### 答潘恭叔



詩備興義之義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爲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直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爲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爲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

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說即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籥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即兩章爲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



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體而發於聲氣者如  
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  
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  
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  
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  
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  
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  
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  
風易俗之効耶

卷耳詩疑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  
作首章來喻得之後三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  
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  
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  
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  
暗合此章耳

### 樛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思矣此序却未有害也  
螽斯序文

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亦無不妬忌之意



但見其衆多和集之狀如人之不妬忌耳

桃夭詩曰華曰葉自其生音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言室家家室家人亦其德之所及以至無所不及也一則生意浸大一則德意浸廣宛轉取譬此言意之所以無窮也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說即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即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自爲一義不妨不可彊合爲一說也

毛詩卷之六

二八

一六之三

振振君子即是家室思念君子不著其惡而著其善蓋居者念行者事之常也

毀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爲此說但如死麕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則須說破耳

標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

是者皆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

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昏禮之備而後可行

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詩即人情之近以感切

當時之爲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時而

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足以爲



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

小星

小星兼取程說甚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獲與則隨其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柰何無復憂慮嘯如淵明之舒嘯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因其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兩句若如今說以爲媵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指物之稱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歎字之義向來伯恭深以爲然

野有死麕及騶虞詩

野有死麕言疆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凌之具者得之騶虞驅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爲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中則殺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爲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妄殺伐至於當殺



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病其殺之  
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必  
曲爲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  
飛翼之比若如所解即當先言五犯而後言一發  
乃可通耳

疑何彼穠矣平王之爲文王之爲宜曰

何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猶  
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畢  
公之類文侯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  
未可便爲王室衰弱之證

答潘恭叔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  
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  
也周禮恐五峯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  
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  
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  
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  
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監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  
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



能卒業終爲千古之恨且小學未成而爲子孫  
所刻見此刊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  
寄此書甚有益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  
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  
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  
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  
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

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

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

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

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禮記

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云戴禮亦合收

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

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

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

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

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喻讀通鑑正史曲折甚



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若作集注即諸家說可附入或有已見亦可放温公揚子法言太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即不必然亦悶人耳

分為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人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討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

昨春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文庫

定也其書則合為一書者為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為先禮記分類為後如附記初卷首即云禮書第一本行下寫儀禮附記一五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一三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三分類初卷首第一行云禮書第一幾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五次行云曲禮上第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數計之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類之

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効足以安民六禮之本故以冠篇母不敬止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勿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彊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教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

昭者文集五

三十三

傳第

古經之言教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見前段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

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



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儀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作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如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生十年曰幼亦爲絕句學字自爲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 取於人此與

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 齋戒儀禮雖無娶

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不知何故不同耳

### 答潘恭叔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見効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教惰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是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泛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戒則豈真



教忽而忘之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嗇訓釋吝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與



非私己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全在名  
杏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繼發之要是兩種  
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杏字是陰病裏證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心  
曰入之則此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所以  
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  
也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  
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寄  
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  
伸初不知其為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別  
後之思也茲辱惠書益以為喜比日春和遠惟德  
履殊勝喜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  
過疎不復敢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  
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  
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  
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



示翁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  
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  
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  
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  
者蓋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  
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  
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  
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  
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  
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著之法則又嘗有一  
書撫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  
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  
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  
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  
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  
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  
病也大學章句一本并往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  
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實用功處亦幸細觀如有  
所疑并以見告不敢不盡所懷也彼中朋友今有  
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不向



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踈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便寓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答鄭仲禮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却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

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為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  
注意

答余占之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亦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音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云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



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答余占之

仁愛之說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決洽自當信得及也并有仁焉謂赴井以教人爲仁耳文義雖略迂晦然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觀之可見也七月開冰之說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說則鑿冰踰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爲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兼通衆說以俟講究虛心以答之不必遽爲一定之說也

答余占之

熹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蓋未知所稅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矣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冬間能枉路一顧否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設啓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日內復奠以辭訣

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啓喪書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關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族亦當作極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

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



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踐不若溫公之慤實耳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胷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効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効耳今以靜爲



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為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觀眾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論語三篇說甚子細袞袞未暇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為三者當即改易也此問講說不廢能問者不過二三人耳濂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為未見今併新刻三種內去先人小集一併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為寄也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階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程正思

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閑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掇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扣之耳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



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 答程正思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忠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為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

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嗚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sub>■</sub>見睨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 答程正思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



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彥忠不能棄其親遠承賻恤足見朋友之義渠甚感激同舍亦無不動心也

###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喻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 答程正思

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叔重必自報去矣答陳同父書不知曾細看否人皆以爲此不足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者也區區之意豈爲一人發哉錄版乃此間呂沅州爲之婺本初未有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爲已甚也

###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



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揚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辦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右



第三章乃告子達子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言切蓋  
大意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  
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  
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  
知已性之大全也

章子一版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已簡徑  
但恐於一原處未甚分明請看詳之

答程正思

所論教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曾錄去  
舊今恐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之又

似不分曉試再為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取而用  
之覺太繁注中著不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  
辭為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分明又當改却此  
說乃佳也致知說及它數處近改者德粹寫得今  
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寫寄之可就取看日新一  
條似此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  
更相與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  
說  
● 章敬夫不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  
下語也大率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  
援引牽合者不同說更詳之人心道心近書雖云無



疑恐亦有未徹處故猶有不善看之說亦請更察  
之也其它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  
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大  
抵近日朋友何嘗皆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  
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  
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  
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  
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  
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晦菴文集五十一

四

丁才

素再辭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夏間所言之未盡  
者語似太訐未知得免於戾否所遣人以月初七  
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踈拙無  
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顛踣若得話行而身隱  
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  
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開無益於事也其書近  
日方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  
不獲已而答恐後季不知爲惑耳渠則必然不肯  
回也以間書院近方結棗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  
聚與因方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



二人亦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 答程正思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 答程正思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己之論何足深辨杲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爲尚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恠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



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其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謨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決非淺陋所敢當不敢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所論向來所以各因本篇而存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暇日見過得面叩其一二幸甚幸甚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勅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



區區之望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特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

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嘗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



此句所牽則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說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

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功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



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褻一貶之雜也

答周舜弼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言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舜弼

示喻爲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它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

答周舜弼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前書絜矩之說大槩得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虚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爲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況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



之功則此意何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必如川  
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  
之蘊竊嘗體之於心事物之來必精察乎善惡  
之兩端如是而為善則確守而不違如是而為  
惡則深絕而勿近先生勾去此并上二句亦庶幾不苟於  
致知而所知者非復泛然無切於事理不苟於  
誠意而好善惡惡直欲無一毫自欺之意敬守  
此心無敢怠忽課功計效則不敢以為意焉如  
此用力不知如何

知至只是致知到處非別有一事也但見得本來  
合當如此之正理自然發見透徹則所知自切不  
須更說確守深絕而意日無不誠矣

傳之二章釋自新新民而結之以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者言皆欲止於至善也蓋自致知以至  
脩身無非所以自新也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無  
非所以新民也凡此八者誠大學之條目然必  
曰止於至善者深言擇善不可以不精耳夫善一  
也有至善則有未善先生改云善而未至所以言擇善之

難如此過則失中不及則亦未至于中宜其應  
事接物之際固有欲為公而反遂其私欲為義



而乃徇乎利厚薄輕重泛然而應不得其當是  
皆知之有未切也補亡之章謂用力之久而一  
旦廓然貫通焉則理之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心  
之分別取舍無不切是必加以積習之功庶  
乎廓然貫通然後可以言止於至善之事乎苟  
未至此則分別取舍於心當如何

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人之所不能無者然有一  
于此則心不得其正何哉蓋此心不可以頃刻  
而不存苟喜怒哀懼一萌于中則心有係累不

特不能帥乎氣而氣反得以動其心矣故當忿  
懣之時唯有忿懣而已既以忿懣為主尚何心  
之可存恐懼之類莫不皆然聖人於此深欲學  
者常存此心無少間斷喜怒哀懼猶不可有而況  
於曠蕩外馳邪辟妄念以為此心之累者乎故  
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矣以此意體之如何  
有喜怒哀懼則四者之發不得其正無喜怒哀懼  
則四者之發何不正之有

繫矩之道推己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  
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



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己苟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處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其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人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發中和注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



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  
學者於此靜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  
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  
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旃勉旃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  
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  
文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  
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  
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

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  
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  
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  
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  
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  
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符之

費而隱章引鳶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有程夫子  
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  
同活撥撥地竊以爲子思之言無非實理而程



夫子之說亦皆其見今又得先生竄定此章反復  
開曉昭然義見耽玩久之心融意釋夫形而下者  
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上者爲之體其用廣夫安得  
而不費其體微又安得而不隱體用顯微初無間  
絕人惟觀其用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以終  
身由之而不知子思於是託鳶魚以明此理之昭  
著而所以然之者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爲難見  
也夫見於鳶魚者尚尔而况自夫婦隱微之間極  
而至於天地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下莫不  
皆然此理固非偶然者而亦孰與之哉子思之言  
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無纖毫凝滯倚著之意非  
先生其孰知之大意如何  
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之  
用入於至小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凝之  
中言至道之凝非大小精粗舉而並行則不足  
以凝是道也求言所處之無不宜所以極言至  
道之凝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之旨諸家所論  
不同張子逐句爲義呂氏因之以一句自相反  
覆爲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爲說楊氏以逐句



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下節為說却以溫故  
知新為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為道中庸之事  
兼而讀之亦足以發明大旨然分此精密條理  
該貫終不若以尊德性為存心之本而極乎道  
體之大以道問學為致知之本而盡乎道體之  
細遂以廣大高明溫故敦厚為存心之屬以精微中  
庸知新崇禮為致知之屬於是犁然各當於人  
心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  
也竊嘗玩索所謂不已以一毫私意自蔽者指  
致廣大而言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者指極高  
明而言也乍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試体之  
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道窄何以  
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  
平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不同  
者妄意如此是否

得之

末章

八所詩前

五條論始學至成德踈密淺深之

亭後三條皆所以贊不顯之德前此蓋未有  
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也今觀尚綱一  
條則知



爲己之學不可以徇名而入德之方皆由乎己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之効益彰其曰奏格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故先之以不賞不怒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盛復三引詩以歎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色之末亦非德輔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正與首章相應首章論道體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而保其既發之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庸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學者可不知天德之在聖人者如何於此宜盡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



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則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功夫，亟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吐之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一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一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不伎不求，何用不恥？恥貧與富交，彊則伎弱，則求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諂之之蔽，不然，簞食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



用功夫信乎不可遽已也  
是如是

晦菴集卷之六



卷之六







